

曾国藩作品集

曾
国
藩
日
记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曾国藩日记

日记

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

留馆后，本要用功，而日日玩仍，不觉过了四十馀天。前写信去家，议接家眷。又发南中请信。比作季仙九师寿文一首。馀皆怠忽，因循过日，故日日无可记录。兹拟自今以后，每日早起，习寸大字一百，又作应酬字少许；辰后，温经书，有所知则载《茶馀偶谈》；日中读史亦载《茶馀偶谈》；酉刻至亥刻读集，亦载《茶馀偶谈》；或有所作诗文，则灯后不读书，但作文可耳。

忆自辛卯年，改号涤生。涤者，取涤其旧染之污也；生者，取明袁了凡之言：“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也。”改号至今九年，而不学如故，岂不可叹！余今年已三十，资禀顽钝，精神亏损，此后岂复能有所成？但求勤俭有恒，无纵逸欲，以丧先人元气。困知勉行，期有寸得，以无失词臣体面。日日自苦，不至佚而生淫。如种树然，斧斤纵寻之后，牛羊无从而牧之；如熟灯然，膏油欲尽之时，无使微风乘之。庶几稍稍培养精神，不至自速死。谈能日日用功有常，则可以保身体，可以自立，可以仰事储蓄，可以借福，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，可以无愧词臣，尚能以文章报国。谨记于此。六月初七夜记。

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阴雨

晏起。饭后走梅世兄处，明日渠扶梓南归，今日走去探问一切。旋至许世叔处送行，又至周华甫之母处拜寿，又至胡润艺处，问伊扶标归葬事宜。胡送余《陶文毅全集》二部。又至唐镜海先生处，向检身之要、读书之法。先生言当以《朱子全集》为宗。时余新买此书，问及，因道此书最宜熟读，即以为课程，身体力行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。又言治经直令一经，一经果能通，则造经可分及。若遽求兼精，则万不能通一经。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《易》。又言为学只有三门：曰义理，曰考核，曰文章。考核之学，多求粗而遗精，管窥而合测。文章之学，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。经济之学，即在义理内。又问：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？答曰：经济不外看史，古人已然之迹，法戒昭然；历代典章，不外乎此。又言近时河南倭良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，每自朝至寝，一言一动，坐作饮食，皆有札记。或心有私欲不克，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。先生尝教之日：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，便是团邪存诚。又言检摄于外，只有“整齐严肃”四字，换守于内，只有“主一无道”四字。又言诗、文、词、曲，皆可不必用功，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，彼小技亦非所难。又言第一要戒欺，万不可掩著云云。听之，昭然若发蒙也。又至陈筠心处、金竹虔处、岱云处，始归。夜写卅个。

咸丰九年三月十六日

早，清理文件。饭后写雪琴信一件，看信稿数件。见先锋官三人。抄白绫记事。见客二次。中饭后习字二纸，温《史记》《田襄传》、《韩安国传》。夜眼蒙，不敢看书。闻子序谈“养气章”末四节。言孔子之所以异于伯夷、伊尹者，不在高处，而在平处；不在隆处，而在汗处。汗者，平也、下也、庸也。

夷、尹之圣，以其隆高而异于众人也。孔子之圣，以其平庸汗下而无以异于众人也。宰我之论，尧、舜以勋业而隆，孔子以并无勋业而汗。子贡之论，百五以礼乐而隆，孔子以并无礼乐而汗。有若之论，他圣人以出类拔萃而隆，孔子以即在类革之中，不出不拔而自处于汗，以汗下而同于众人。此其所以异于夷、尹也，此其所以为生民所未有也。

咸丰九年三月廿七日

早，清理文件。饭后见客三次，传见哨官三人。接家信，澄侯一件、沅甫一件，系初八送纪寿信之回音。翻阅《四书》一遍。用白绫写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中最足警吾身者，约二十馀章。中饭后，习字二纸，温《滑稽传》。夜温《大宛传》，未毕。思人心所以抗扰不定者，只为不知命。陶渊明、白香山、苏子瞻所以受用者，只为知命。吾涉世数十年，而有时犹起计较之心，若信命不及者，深可愧也。

咸丰九年三月廿九日

早，清理文件。饭后见先锋官三人。写彭雪琴、胡中丞信。见客一次。阅《院馥丛考》。中饭后习字二纸，温《淮南衡山传》。旋写大字数幅。酉刻，登后楼。灯后，温《货殖传》数叶。因眼蒙不敢多看书。日内，念不知命、不知礼、不知言三者，《论语》以股全篇之末，良有深意。若知斯三者，而益之以《孟子》“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”之义，则庶几可为完人矣。

咸丰九年三月三十日

早，清理文件。饭后见先锋官三人。写张小浦信，改信稿五件。接何廉(日方)信，写作俱佳，依恋之意，溢于言表，才士不遇，读之慨然。倦甚小睡。剃头一次。中饭后习字二纸。温《货殖传》毕。夜接孙芝房信，告病体垂危，托以身后之事，并请作其父墓志及刻所著诗十卷、《河防纪略》四卷、散文六

卷；又请邵位西作墓志，亦自为手书别之，托余转寄。又接意城信，告芝房死矣。芝房子去岁六月面求作其父墓表，余已许之。十一月又寄近作古文一本，求余作序。余因循未及即为，而芝房遽归道山，负此良友，疚恨何极！芝房十三岁入县学，十六岁登乡举。廿六岁入翰林，少有神童之目，好学励品，同辈所钦。近岁家运极寒，其胞弟鳌洲、主事叔孕孝廉相继下世，又丧其长子，又丁母忧，又丧其妻，又丧其妾，皆在此十年之内。忧能伤人，遂以吸生。如此美才，天不假之以年俾成大器，可悲可悯！因忆道光二十八年刘菽云将死之时，亦先为一书寄京以告别，请余为作墓志。几内即在上住宿，未带铺盖也。其他去沙河镇二里，去李鹿车制军之宅一里许。

咸丰九年八月初四日

黎明起。饭毕，再入山谒岳武穆正之配李夫人墓。墓去沙河镇十一二里许。去株岭姚太夫人之墓之西，名曰太阳山，坐北向南。坟下三丈许有陈岩叟坟。岳夫人墓不知其初所据。明宏治九年，童某修县志，以为葬在此。厥后嘉靖六年，何某修志，以为不葬在此，系与姚太夫人合葬株岭也。嘉靖十年，陈氏坟遂葬于下方。至崇祯二年，岳、陈二家构松，逮本朝康熙、雍正，讼百馀年，久不决。至乾隆五年，九江府知府施君廷翰判断，定为岳夫人实葬在此。陈氏坟因其太久，亦不复迁。二姓皆永禁进葬，遂为定案详。巡道李君振云批，亦以童志为断。今详文并批，皆刻于东一碑石，西一碑系乾隆十年县令禁刍牧者。墓有古树，皆乾隆中所禁，近年亦枯朽矣。已正归舟。舟行出沙湖，申刻至九江老营。热甚。酉正，西风作，始渐凉也。见客二次。夜，与雪琴、少泉久谈。清理文件。是日接季洪弟信，知将回湘乡募勇。接胡宫保信，知皖北军事日坏。阅京报，亦以定远失守，胜翁皆交部严议也。阅《步天歌》。是夕，思

作书者宜临帖、摹帖；作文作诗皆宜专学一家，乃易长进。然则作人之道，亦宜专学一古人，或得令人之贤者而师法之，庶易长进。

咸丰九年八月初五日

早，清理文件。饭后将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清检目录，共百五十三卷，附录五卷，至未正清毕。拟派人至江苏接陈作梅来营，写信一件，自添二叶。夜写袁漱六信一件。阅《归田录诗话笔说[记]》。胡中丞寄来京信一件，知胜翁互相诤参。翁自定远失守，兵饷两空，所处之境甚穷。

咸丰九年八月初六日

早，写漱六信毕。饭后写季仙九先生信一封。派戈什哈朱长彪往溧阳迎接陈作梅，寄途费银百两。李少泉亦派一家丁同去。已初起行。余亦即于已初开船。见客二次。是日风色不甚顺。自九江以上，须得东风，泝流乃顺。本日北风甚微。行三十里，至陆家嘴泊宿。与雪琴久谈。登岸散步，行半里许，天气甚热，与少泉露坐久谈。阅次青代雪琴所为《昭忠祠记》，将一二不稳处批出。

咸丰九年八月初七日

黎明开船，逆风逆水。以十余人曳牵而上，未刻至隆平。团首胡玉堂来接，团勇沿江岸迎送。湾泊二刻许，复开行。傍夕至武穴。广济县方令来接。方名大提，巴陵人，附生，保至令职。厘金等局委员李宗涑、胡夏初、童焕藻、单发轫、曾纪潢皆来见。灯时始泊船，与雪琴、少泉久谈。夜，大东北风。是日改信稿二十余件，写张上捕信一件。夜阅《步天歌》。接九弟在袁州所发信，系七月计日寄强中营，便勇带来者。又有方案成者，亦安州人，上年避难来鄂，胡中丞派其在武穴当差，本日亦来见。据称，何子永镇修八年四月在英山天花坪被贼扰，

七年赴颍州太和县教谕戴汉翔处矣。是日，阅《书经·顾命》等篇，如有所悟。

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二日

黎明，早饭。饭后起行。行四十里，至一天门地方扎营，黄梅境也。黄海军令来迎，与之久谈。下半日，温《诗经》数章，剃头一次。写胡中丞信、彭雪琴信、李申夫信。夜思近日之失，由于心太弦紧，无舒和之意。以后作人，当得一“松”字诀。是夜，睡味甚适，亦略得“松”字意味。日来，每思吾身，能于十“三”字者用功，尚不失晚年过境。十“三”字者，谓三经、三史、三子、三集、三实、三忌、三薄、三知、三乐、三寡也。三经、三史、三子、三集、三实，余在京师，尝以匾其妻。在江南，曾刻印章矣。三忌者，即谓天道忌巧，天道忌盈，天道忌贰也。三薄者，幸灾乐祸，一薄德也；逆命亿数，二薄德也；臆断皂白，三薄德也，三知者，《论语》末章，所谓“知命、知礼、知言”也。三乐者，即九月二十一日所记读书声出金石，一乐也；宏奖人才，诱人日进，二乐也；勤劳而后憩息，三乐也。三寡者，寡言养气，寡视养神，寡欲养精。十“三”字者，时时省察，其犹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者乎？

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一日

黎明，出巡视营墙。饭后清理文件，写胡中丞信、彭雪琴信、左季高信，见客三次，阅《后汉书》李云、刘瑜、谢弼传，虞诩、傅燮、盖勋、臧洪传。中饭后阅《张衡传》九叶，未毕。日内因眼蒙，不敢多看书。天气甚长，申刻以后，但在室内徘徊。酉正趺坐。念天下之稍有才智者，必思有所表见以自旌异于人。好胜者此也，好名者亦此也。同当兵勇，则思于兵勇中翘然而出其类；同当长夫，则思于长夫中翘然而出其类；同当将官，则思于将官中翘然而出其类；同为主帅，则思于众帅中

翹然而出其类。虽才智有大小深浅之不同，其不知足、不安分，则一也。能打破此一副庸俗共有之识见，而后可与言道。夜校《叙传》下卷，未毕。王子云、高云浦来，言方某品行不甚可靠。

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

黎明，出巡视营墙。饭后清理文件。旋阅《后汉书》颍川四长传，李固、杜乔传。中饭后阅吴祐、延笃传。是日，竟日雨不止。心事焦闷，口无津液，上焦火旺，因不复看书，即在室中徘徊。思凡事皆有至浅至要之道，不可须臾离者，因欲名其堂曰“八本堂”。其目曰：读书以训诂为本，诗文以声调为本，事亲以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居家以不晏起为本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古人格言尽多，要之每事有第一义，必不可不竭力为之者。得之则如探骊得珠，失之则如舍本根而图枝叶。古人格言虽多，亦在乎寻人之慎择而已矣。夜，阅《骈体文钞·版牍类》。是日接家信，三月三日发，澄弟一件。沅弟一件、纪泽一件。又得竟海先生及作梅、牧云等信。

咸丰十年七月廿九日

早起，至沈宝成营内一查，辰刻归。饭后清理文件。旋小睡。写杨厚庵信一件。阅韩文。中饭后热极，小睡。习字一张，清理各文件。酉刻与王壬秋久谈，又与牧云谈。夜与牧云、少荃在楼上乘凉。早睡。本日思求人约有四类，求之之道，约有三端。治事约有四类，治之之道，约有三端。求人之四类，曰官也，绅也，绿营之兵也，招募之勇也。其求之之道三端，曰访察，曰教化，曰督责。采访如鸷鸟猛兽之求食，如商贾之求财；访之既得，又辨其贤否，察其真伪。教者，诲人以善而导之，以其所不能也；化者，率之以躬，而使其根从于不自知也。

督资者，商鞅立木之法，孙子斩美人之意，所谓千金在前，猛虎在后也。治事之四类，曰兵事也，饷事也，吏事也，交际之事也。其治之之道三端，曰剖晰，曰简要，曰综核。剖晰者，如治骨角者之切，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，先项剖成两片，由两片而剖成四片，由四片而剖成八片，愈刮愈是绝，愈剖愈细密，如纪昌之视虱如轮，如庖丁之批隙导（上穴下款），总不使有一处之额（干页），一丝之含混。简要者，事虽于端万绪，而其要处不过一、二语可了。如人身虽大，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，万卷虽多，而提要钩元不过数句。凡御众之道，教下之法，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，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。综核者，如为学之道，既日知所忘，又须月无忘其所能。每日所治之事，至一月两月，又当综核一次。军事、吏事，则月有课，岁有考；饷事，则平日有流水之数，数月有总汇之帐。总以后胜于前者为进境。此二者，日日究心早作夜思，其于为督抚之道，思过半矣。

咸丰十年九月廿六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见客三次，内周瀚、刘兆璜坐颇久。写九弟信一件、胡宫保一件。与尚斋围棋一局。旋将九弟手卷写毕。中饭后，见客四次，内黎世兄坐颇久。酉刻，李申夫来久谈，傍晚散去。夜清理文件，寸心郁闷异常。与尚斋围棋一局，目蒙殊甚。是日因写手卷，思东坡“守骏莫如跛”五字，凡技皆当知之。若一味骏快奔放，必有额蹶之时；一向贪图美名，必有大汗辱之时。余之以“求阙”名斋，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，亦“守骏莫如跛”之意也。

咸丰十年九月廿八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族接胡富保信，内有与陈作梅密信，因作梅已赴江西，余拆阅。中言沅甫乡里之评，如此大非乱世所

宜，公可密告涤丈箴规之云云。余因作梅在此数月，并未提及一字，不知所指何事。因问少荃曾闻作梅说及我家事否。少荃言曾闻作海说及沅甫乡评不好。余细叩何事，渠言洪家猫面脑葬地，未经说明，洪家甚为不服。洪秋浦有信寄余，其中言语敷衍，因隐藏未经寄营。本县绅士亦多见此信稿者，并劝余设法改坟，消患无形等语。又言沅甫起新屋，规模壮丽，有似会馆。所伐人家坟山大木，多有未经说明者。又言家中子弟荡佚，习于吹弹歌唱之风云云。余闻之甚为忧惧。旋写胡宫保信，写凯章信。中饭后，倦甚，眼蒙不敢作事，仅阅《谷梁传》廿馀叶。傍夕亦倦。夜清理文件颇多。眼蒙昧甚。睡后，细思余德薄能鲜，忝窃高位，又窃虚名，已于造物之忌，而家中老少习于“骄、奢、佚”三字，实深惊惧。

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九日

早，清理文件。饭后与尚斋围棋一局。拟作各摺片稿，心绪郁闷，久不得就。中饭后又围棋一局。日内，因不得景德镇开仗之信，心中忽忽如有所失。清理文件。见客四次。江军门自柏溪来见。是日，刘彤皆、姚慕庭回家过年。夜，倦甚，读书不能终卷。因读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，至“大禹竭力以劳万民”句，若有所感，王梦龙值日。夜，初睡即梦魇，盖近日精神极疲乏，凡不克自振。

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写左季高信、郭云仙兄弟情。中饭后骑马至城内树堂处闲谈。树堂近来好作隶书，笔力劲健，但乏名贵之气，傍夕归。夜，清理文件颇多，以本日未甚料检也。将各案应行请恤者，汇为一清单。阅扬子《法言》，究不如《文中子》之平实，盖子云文学中人，非道德中人也。细思古人修身、治人之道，不外乎前此所见之“勤、大、谦”。勤若文王

之不逞；大若舜、禹之不与；谦若汉文之不胜。而“勤、谦”二字，尤为彻始彻终，须臾不可离之道。勤所以傲惰也，谦所以傲傲也。勤能且谦，则大字在其中矣。千古之圣贤豪杰，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，不外一“勤”字；千古有道自得之士，不外一“谦”字。吾将夺此二字以终身。倘所谓“朝闻道、夕死可矣”者乎！夜睡颇熟，四更即醒。

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五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与尚斋围棋一局，清理文件颇多。中饭后与申夫谈，再围棋一局，阅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。夜又阅《淮南子》约廿馀页，清理文件。接沅弟信，知枞阳又甚危急，寸心为之怦怦。偶思写字之道，如修脚匠之修脚。古人所谓“拨灯法”，较空灵，余所谓“修脚法”，较平稳。二更睡，不能成寐。张戈什哈值日。是日，雨而微雪，雪竟日不止。昨数日起屋，本日停工。又念左、鲍等不能开仗，为之焦灼。是日，文武员共贺望，应酬极久。与黄云海、杨在纲等谈明岁移营出岭，聚语甚多。

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八日

早，清理文件。饭后与尚斋围棋一局。旋阅《淮南子》《道应训》、《说凡论训》。中饭后阅《说言训》，至初更毕。清理文件，倦甚。与申夫普谈天下大局，似若无转机之可图者。旋入房小坐。夜，睡不甚成寐间。在营起屋一前，未毕，十五、六、七三日雨雪，停工，本日重修砌。午后又小雨。夜来见天气阴黑，气象愁暗，为之忧闷久之。不知大乱何日可平，又不知安庆、枞阳日内支得住否，寸心悬悬不已。又思“劳、谦”二字受用无穷，劳所以戒惰也，谦所以戒傲也。有此二者，何恶不去？何善不臻？……

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日

五更三点起，至城内万寿宫拜牌行礼，黎明还营。各文武员弁来贺新年，已正始毕。清理文件，写告示一张。旋观申夫与鲁秋航下棋，余亦与尚斋围棋一局。中饭后，阅《陆放翁诗选》。七言绝句发抄，兼选七律。余在京时，曾将放翁七律选抄一编，七绝则选而未抄。今因抄七绝，又将七律再选一编，恐与在京时所选多不符矣。傍夕，又现申夫与人下棋。写洗弟信。夜再阅陆诗，二更三点睡，至五更三点始醒，为近日所仅见。是日细思立身之道，以禹、墨之“勤俭”，兼老庄之“静虚”，庶于修己、治久之术，两得之矣。

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与尚斋围棋一局，写左季高信一件。出门拜年数家，至树堂处小坐，忠义局小坐，午初归。写雪琴信一件。中饭后又围棋一局。选放翁七绝至夜，选第七册毕。申刻清理文书百馀件。眼蒙特甚，殆因近日下棋太多之故。夜，睡颇成寐。放翁每以美睡为乐，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。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。

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

早，接奉廷寄，即前复奏英夷助剿运漕一案。饭后清理文件。写澄弟信一件，言戒“骄”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；戒“惰”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。写纪泽信一件，言文章之雄奇，以行气为上，造句次之，选字又次之。旋阅选放翁七绝。中饭后又选陆诗，夜又选之，共八本。放翁胸次广大，盖与陶渊明、白乐天、邵尧夫、苏子瞻等同其旷逸。其于灭虏之意，养生之道，千言万语，造次不离真，可谓有道之。惜余备员兵间，不获于闹静中探讨道味。夜，睡颇成寐。当由玩索陆诗，少得裨补乎！

同治元年三月十七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写杨节母碑额，久不作篆，生涩殊甚，乃知天下万事责熟也。见客三次，写李少荃围棋一局，习字一纸。中饭后写沅甫信。前闻洋船过芜湖来者，言十三日三山夹火光烛天，心以季弟营盘为忧。本日，沅弟寄到季十三日一信，乃为之慰喜。申初出外拜客。又至河下着洋船，送春字营、鼎字营赴沪，酉初二刻归。清理文件。傍夕高吟黄山谷七律。夜将科房所呈批稿簿清厘一过，稍清月馀积阁之件。余既抄选十八家之诗，虽存他乐不请之怀，未免足己自封之陋。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，五古拟专读陶潜、谢眺两家，七古拟专读韩愈、苏武两家，五律专读杜甫，七律专读黄庭坚，七绝专读陆游。以一二家为主，而他家则参观互证，庶几用志不纷。然老境侵寻，亦只能长吟以自娱，不能抗乎以入古矣。

同治元年三月十八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见客二次。与柯小泉围棋一局。核改信稿十馀件，习字一纸。洪琴西来，久坐时许，戏言余有扑面相法，谓初次一见，即略知其人之梗概也。中饭后见客三次，子序谈最久。又与子序围棋一局，申未去。写对联十付。纂一联赠方存之云：“敛气乃宏才学识，高文待续方刘姚。”傍夕高吟山谷七律。夜清理文件，二更三点毕。昨数日疲倦殊甚，昨夜服归脾汤一帖，谓脾胃甚好之故，岂果服药之功耶？抑昏倦颓放，暮景不能自振耶？清理文件。傍夕小睡。夜阅《苕溪渔隐丛话》。二更后复小睡，三更入上房，倒床酣卧，黎明方醒。是日申刻写挽联一付、对联四付。

同治元年四月初十日

早饭后接见司道。旋出城看熊字营操演，已刻归。与筱泉围棋一局。习字一纸，写希庵信，未毕。约陈湜、潘鸿焘来吃便饭，未正散。将希庵信写毕。摺差曾恒德自京归来，阅京信

及各报本。清理文件。接少荃上海来信，言夷务事颇详。旋阅护军抬枪、小枪两队将发往熊字营为教师者。酉初写扁字及对联，再阅京报，略知近事。傍夕，眉生来久谈。夜清理文件，至二更三点毕。

本日见许仙屏与沅弟信中多见到语，如云为治首务爱民，爱民必先察吏，察吏要在知人，知人必慎于听言。魏叔子以孟子所言“仁术”，“术”字最有道理。爱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，即“术”字之的解也。又言蹈道则为君子，违之则为小人。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，不在虚声与言论；当以精己识为先，访人言为后。皆阅历有得之语。

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与柯筱泉围棋一局。吴竹庄来，坐颇久。写沅弟信。涉阅广东新刻丛书两种，一曰《海山仙馆丛书》，凡五十六种。潘仕成辑刻；一曰《粤雅堂丛书》，凡一百廿一种，伍崇耀辑刻。二者皆冯竹渔新赠也。又涉阅《正谊堂丛书》，凡五十六种，张清恪公辑刻，吴竹庄所赠也。因取《正谊堂》中清恪公所辑《程子》二十篇读之，至晡时读毕。凡十卷，取《论语》二十篇之意，编采二程粹言，略分门类，颇为精当。写沅弟信一件。申刻调恒字营八队来此操演枪炮，约一时许毕。夜阅张清恪公所辑《朱子》七篇，每篇各分上下，仿《孟子》七篇之意。张公盖以程配孔，以朱配孟也。读一卷，未毕。倦甚，因阅陶诗。三更睡，倒床即成寐矣。是日又写扁字二十余个。静中，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，人生其间，数十寒暑仅须臾耳。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，人于其中寝处游息，昼仅一室耳，夜仅一榻耳。古人书籍，近人著述，浩如烟海，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。事变万端，美名百途，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，不过太仓之一粒耳。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，

则遇忧患横逆之来，当小忍以待其定；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，则通荣利争夺之境，当退让以守其雌；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，则不敢以一得自喜，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；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，则不敢以功名自矜，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。夫如是，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。

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，写鲍春霆信一件。围棋一局。见客二次。已刻登城，看演放炮位，周围一试，约步行七里，肩舆五里，午刻归。写家信一件，又写沅弟信一件。中饭后至幕府闲谈，清理本日文件。申正写挂屏四付、对联二付。本日早接沅弟初十日信，守事似有把握，为之少慰。然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，寸心郁郁不自得。因思日内以金陵、宁国危险之状，忧灼过度。又以江西诸事掣肘，闷损不堪。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工夫，故不能不动心。欲求养气，不外“自反而缩行谦于心”两句；欲求行谦于心，不外“清、慎、勤”三字。因将此三字多缀数语，为之疏解。“清”字曰名利两淡，寡欲清心，一介不苟，鬼伏神钦；“慎”字曰战战兢兢，死而后已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；“勤”字曰手眼俱到，心力交瘁，困知勉行，夜以继日。此十二语者，吾当守之终身。遇大忧患、大拂逆之时，庶几免于尤悔耳。夜阅《梅信[伯]言诗文集》，核批札各稿。二更三点将睡，疲困殊甚，幸尚成寐。五更醒，从此为常态矣。

同治二年五月廿七日

早饭后，忽作呕吐。余向有此病，每数月或半年辄发一次，大约浮热滞于上焦，饮食尚未消化，而后之饮食继至，故烦满而作呕。每次禁腥荤，节饮食，即可痊愈。因病不愿见客，不能治事，与程颖芝围棋三局，又观程与小岑一局。竟日在石床

上小睡，令人摇扇，阅《津逮秘书》中之《六一诗话》、《后山诗话》、《彦周诗话》、《吕居仁诗话》。中饭后与小岑围棋一局，又阅《津逮秘书》中各零种。发报四摺、四片、二清单。接奉廷寄，即十二日发摺奉到批回者。阅本日文件，核批札各稿。傍夕至幕府一谈。夜，病势未痊，仍在庭院竹床久睡，至三更二点始入内室登床睡，亦不甚成寐，古人云：其为人也多暇日者，其出人也远矣。余身当大任，而月馀以来竟日暇逸不事事，公私废阁，实深渐惧。谁当迅速投劾去位，冀免愆尤耳！

同治二年五月廿八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见客四次。闻王朝治言鲍春霖在紫金山业合围矣。在竹床上久睡。病尚未痊，疲乏殊甚。阅放翁题跋。与小岑围棋一局。旋温《诗经》《鱼藻》、《采菽》、《角弓》，至未刻毕。阅本日文件。申刻又围棋一局，将放翁题跋阅毕。核批札稿。傍夕至幕府一谈。夜在庭院久睡，倦甚。又与小岑围棋一局。在庭院睡至三更始入内室。

同治三年五月廿五日

早饭后因身体患病，谢不见客。旋改告病摺一件，又改近日军情片，是日凡改三次。围棋一局。幕友来见者数次。巳刻，庞省三来久谈。午刻核科房批稿，写对联六付。中饭后，唐中丞来话别，渠于本日回籍省墓也，谈约一时有半。阅本日文件甚多，核批札各稿。酉刻出城送唐中丞之行，傍夕归。发报三摺、五片。夜阅《古文·书牋类》，二更三点睡，倦甚。日内因户部奏把似有意与此间为难，寸心抑郁不自得。用事太久，恐人疑我兵权太重、利权太大。意欲解去兵权，引退数年，以息疑谤，故本目具招请病，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。

同治三年三月廿六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因身体患病，不多见客。旋见客，立见

者二次。围棋一局。周军门来一见。写沅弟信一件。已刻至眉生处谈。旋写郭云仙信一件。午刻核批和各稿。刘开生等来，谈地理甚久。小睡片刻。中饭后将云仙信写毕，阅本日文件，核改京信各稿，至纪泽处一谈，核批扎各稿。酉刻至张笛帆处一坐。张名锦瑞，雨农比部之子，辛亥孝廉，新入幕写摺件者也。傍夕小睡。夜再改京信二件，约三百字。二更四点睡。

同治三年三月廿七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，旋见客二次，勒少仲来久坐，围棋一局。至眉生处一谈，甚久。已正接奉廷寄，于十二日争厘金一疏未蒙允许。辞旨似有抚而左督，仍命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。又念金陵大功将蒇，恐军心涣散，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，专解金陵大营，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，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，足济燃眉之急。因念枢廷苦心调停，令人感激；而劳逸轻重之间，又未尝不叹公道之不明也。午刻核准北票盐章程，核至酉刻乃毕。阅本日文件，核批扎各稿，未毕。傍夕，兰泉自金陵归，久谈。夜因闻沅弟病未愈，写信一件与之。旋将批札稿核毕。二更后，思温古文，倦甚，不复能用功矣。因沅弟与纪泽儿均有病，甚为忧灼，夜睡不甚成寐，百感交集。自古高位重权，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，其成败祸福则天也。

同治三年三月廿八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，旋见客，立见者三次，坐见者二次。外甥王昆人自金陵来，与之久谈，因命之速归省母。已初接信，则其母已于三月十四日未刻仙逝，因不遽告甥，而催令登舟速归，俾其途中姑得少宽，且免在此成服，耽阁数日也。吾兄弟姊妹九人，今仅存三人矣，伤感特甚，不能治事，因阅《老学庵笔记》以自遣。围棋一局。写沅弟信一件。中饭后，阅本日文件。围棋一局。核批札各稿。再阅《老学庵笔记》。傍夕得

信，知新仁、依仁营有抢劫山内粮台之事，忧灼之至。兵事不振，变症百出，曷胜愧憾！傍夕在竹床小睡。夜阅《老学庵笔记》。又接廷寄，将昨日总理衙门所拨银五十万重言以申明之。二更四点睡，不甚成寐。盖骨肉死丧之感，闹饷内变之事，金陵未竟之功，江西流贼之多，百端交集，竟不知事变之胡底也。

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见客，坐见者四次，立见者一次。围棋一局。阅《说文》十叶，核科房批稿，又坐见者一次。午正请客，蒋子良等，申初散。莫子偲来一坐，阅本日文件。旋又见客，坐见者二次。说话太多，疲乏之至。傍夕小睡。夜又见首府一次，阅《经文世编》十馀首，将选入“鸣原堂”，无称意者。二更后温韩文数首，朗诵，若有所得。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，约有八言：阳刚之美曰雄、直。怪、丽，阴柔之美曰茹、远、洁、适。蓄之数年，而余未能发为文章，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。是夜，将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赞之，至次日辰刻作毕。附录如左：

雄：划然轩昂，尽弃故常；跌宕顿挫，扞之有芒。

直：黄河干曲，其体仍直；山势若龙，转换无迹。

怪：奇趣横生，人骇鬼眩；《易》《玄》《山经》，张韩互见。

丽：青春大泽，万卉初葩；《诗》《骚》之韵，班扬之华。

茹：众义辐凑，吞多吐少；幽独咀嚼，不求共晓。

远：九天俯视，下界聚蚊；寤寐周孔，落落寡群。

洁：冗意陈言，类字尽更；慎尔褒贬，神人共监。

适：心境两闲，无营无待；柳记欧跋，得大自在。

同治五年四月十五日

黎明，早饭后启行，约五十五里至夏张打尖，已正中饭。又行四十五里至泰安府，在考棚作公馆。清理文件，兼阅本日

文件，围棋二局。剃头一次。

西正至岱庙。头门凡五门：正中曰正阳门，左右曰掖门，又左曰仰高门，又右曰见大门、余人仰高门，院中左有《宣和碑》，右有《祥符碑》。二门曰仁安门，院中左右皆有乾隆御碑亭，像碑甚多。正殿曰峻极殿，祀东岳大帝。后殿曰寝宫，祀大帝与碧霞元君。正殿丹墀之下，东有古柏如龙爪，有藤萝绕之；西有新相如凤翼，有倒挂墩枝，葱翠异常；又有一柏正当甫道，名曰独立大夫；稍南有一太湖石，甚奇，名曰扶桑石；其西院有环咏亭，自宋元以来题咏各碑环嵌壁间，李斯刻碑亦自山顶移嵌于此。其内为东岳帝之便殿，陈列前所颁法物珍器于此。中有乾隆间颁镇圭，长三尺许，厚二寸许，上青、中白、下组色，首为凉玉，耶为温玉。环咏亭之南有唐槐，苍古无匹。旋赴东院，有炳灵宫，宫前有汉柏六株，尤为奇古。又登仰高门、正阳门之楼一望岳色。瞑时还寓，料理明日登岱各事。

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

黎明，早饭后与幕客六人登岱。出泰安北门三里许，过岱宗坊，旋至玉皇阁小坐。有孙真人化身。据道士云：孙某在此修炼，年九十四岁，康熙四十年化去，今手足皮骨尚在，如干腊然，惟头系上塑耳。又至关帝庙小坐，有盐当会馆。旋过飞云阁，有孔子登临处坊。旋过万仙楼下，未登楼。旋至斗母阁小坐，水声清澈可听。旋过水帘洞，在大路之西，图中误刻于东。旋阅石经略。峪在大路过溪之东，约步行小半里。其上为摩天岭，岭上泉流洞中，巨石铺于洞底，纵横五亩许，刻《金刚经》其上，字大径尺四寸许，中署三大字，曰暴经石。又有明汪玉者著论谈文，其子汪坦刻之石上，侧署二大字曰经正。旁一巨石曰试剑石。旋还大路，过一小桥，土人名曰东西桥。自此桥以下，路在溪之西，自此桥以上，路在溪之东矣。夹道

翠柏成列，土人名曰相洞。旋至壶天阁小坐。自城至此凡十八里。又过回马岭，至二虎庙。登岱程途，至此得半矣。该处路稍平夷，微有涉降，名曰快活三里。稍北为云母桥，该处有瀑布，名曰御帐坪。小坐，盖途中最胜之处也。遥望东边石壁，摩崖一碑，曰万丈碑。过朝阳洞，有元君殿，今颓毁矣。旋至五松树，小坐，有石坊口五五〔衍一五字〕大夫松。秦时松久不可见，今亦有虬松数株。又北为对松山，溪之两岸，古松森列，与东西桥之柏洞皆岱岳茂林也。自此以上为慢十八盘，过升仙坊为紧十八盘，岱岳中最为险峻之处。至南天门小坐。旋折而东，行里许，为碧霞元君庙，又东北一百步许为东岳大帝庙。余即在此停住。卯初自城起程，午初一刻到此，不觉登陆之难，盖号为四十里，实不过三十二、三里。小憩片时，旋至两庙各行三跪九叩礼。因捻匪未平，发愿默为祈祷。中饭后，小睡片刻。旋与幕友步行登览各处。

先至岱顶，即所谓天柱峰也。中有玉皇殿，殿外有巨石陂陀，相传为山之额顶。门外有无字碑，广二尺许，厚一尺五、六寸，高丈二、三尺，《志》称为汉时立石。顶之西南为青帝宫，又西为寝宫，内有元君卧像，门锁，未得启视。其南为北斗台，台上两石幢，高二尺许。寝宫之西为孔子殿。以上宫殿四处及北斗台皆已颓败。旋至岱顶之东，有乾坤亭，因纯皇帝书“乾坤普照”扁而名之也。又东为日观峰亭，亦有纯皇帝诗碑，其后一碑题“孔子小天下处”。此亭本可观日出，今已颓毁，上无片瓦，不如玉皇殿东轩看日出之便。又东南为舍身岩，改名爰身岩。岩之侧为仙人桥，两石壁之间，三石相衔，下临深谷，有如飞桥。又东为东神霄山，即日观峰这东之耸起者，实一山耳。遥对西神霄山，即南天门道西之耸起者。傍夕归，现东岳殿后唐明皇摩崖《纪泰山铭》。其套小泉回圣女地。凡

岱顶之可观者，略尽于此。此外如丈人峰，不过三石，略具人形。东天门、西天门、北天门，不过各立二石而且。

大抵泰山自北而南，分两大支、一小支：西大支由西神霄峰而南，至卧马峰、傲来峰一带；东大支由东神霄峰而南，至乾坤山、老人寨、二虎山、摩天岭一带；中一小支自东支之二虎山分出，南至马蹄峪、水帘洞、白杨洞一带。东大支及中小支皆不甚长，惟西支自傲来峰以西绵亘三、四十里，重峦巨嶂，惜不及遍游也。水亦分两支：西支发源于南天门，目下干涸，至对松山始见流水；下经傲来峰出郡城之西门外，名曰黄西河，又名淅河；东支发源于二虎山，自二虎山以南大路皆在此溪之沿，名曰中溪，又回环水。余粗识脉络于此，余不及详。

是夕阴云作雨，闻贼又窜曹州，恐其渡运河而东，焦灼之至。睡不甚成寐。

同治五年四月十七日

因昨夕阴云微雨，廿五鼓断不能观览日出，遂高卧不起，而幕友黎纯斋及薛叔芸、王鼎丞、叶亭甥等四人登玉是顶东轩。五更，严风微雨过后，竟得一睹日出之胜。乃知天下事未阅历者不可以臆测，稍艰难者不可以中阻也。

卯初二刻，起行下山，中过水帘洞、万仙楼，均小停登眺。至山麓王母地上坐，辰正一刻即入郡城。下山行走极速，盖登岱者别有一种山轿，长六尺许，两损弧而向上，如一弓小桥然。舁夫以皮带承肩，上下石磴皆横行，舁夫面皆向前。以直行，则皮带正负在项后，横行，则皮带斜曳在肩倒也。在郡见丁方伯宝楨、鲍学使源深，又见长清令张曙。写昨日日记，约五百字，未毕。午初二刻又起程，行四十五里至夏张宿。途次，饱看傲来峰以西诸山。又写日记七百馀字，毕。围棋二局，阅本日文件。连日积阁批札等件甚多，夜间清厘数件。倦甚，竟不

能全了矣，愧歉之至。

此次登岱所心赏者，在庙则为镇圭，为李斯碑，为汉柏、唐槐，为龙爪柏，为扶桑石；在山则为玉皇顶、无字碑，为《纪泰山铭》，为南天门，为御幢坪。外此虽有胜迹，非所钦已。

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立见者三次，坐见者二次。习字一纸，核对各拓片。专差发年终密考等摺。围棋二局。阅苏诗七律十二叶。午正出门，拜客三家。至竹如处一谈，至春织造处赴宴，申正归阅本日文件。至幕府一谈。摺差自京归，接京信多件。阅十二月邸钞，核批稿各簿。四点睡，三更成寐，四更未醒。是日阅张清恪之子张懿敬公师载所辑《课子随笔》，皆节抄古人家训名言。大约兴家之道，不外内外勤俭、兄弟和睦、子弟谦逊等事。败家则反是。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谢余致贖仪之信，则别字甚多，字迷恶劣不堪。大抵门客为之，主人全未寓目。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，口好雌黄，而丧事潦草如此，殊为可叹！盖达官之子弟，听惯高议论，见惯大排场，往往轻慢师长，讥弹人短，所谓骄也。由骄字而奢、而淫、而佚，以至于无恶不作，皆从骄字生出之弊。而子弟之骄，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，得运乘时，幸致显宦，遂自忘其本领之低，学识之陋，自骄自满，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。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，讥谈人短之恶习。欲求稍有成立，必先力除此习，力成其骄；欲禁子侄之骄，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，愿终身自勉之。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，既以面谕纪泽，又详记之于此。

同治七年二月十五日

未黎明，至大程子祠主祭，祭毕回署。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见客，坐见者二次，雪琴坐甚久。习字一纸。围棋二局。批校杜诗至未正毕，凡十二叶。中饭后清理文件。至后园一览。写

对联五付、挂屏二幅，约二百字。申正核批稿各簿。傍夕小睡。夜校订水师未尽事宜一条，将本辕人员斟酌补缺毕。二更后核信稿各件。心绪憧憧，如有所失。念人生苦不知足，方望溪谓汉文帝之终身，常若自觉不胜天子之任者，最为善形容古人心曲。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，便是载福之器、入德之门。如觉天之待我过厚，我愧对天；君之待我过优，我愧对君；父母之待我过慈，我愧对父母；兄弟之待我过爱，我愧对兄弟；朋友之待我过重，我愧对朋友，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。如自觉我已无愧无作，但觉他人待我太薄，天待我太啬，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。德以满而损，福以骄而减矣。此念愿刻刻凛之。三点睡，通夕不甚成寐。

同治七年二月十六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，习字一纸。坐见之客一次。围棋半局。至钟山书院送诸生上学。旋至尊经书院送上学。旋至黄昌歧处道喜，渠于十四日生子也，午刻归。坐见之客一次。雪琴搬至署内来往，与之一谈。中饭后阅本日文件，批校杜诗四叶。坐见之客一次，写对联九付、屏一幅，约百馀字。申正核批稿各簿，傍夕小睡。夜，至雪琴房中一坐。旋核水师补缺一案。二更后温《书经·皋陶谟》。三点睡，昨夕，微雪兼雨，本日大雨，竟日不止。天气奇寒，深恐伤麦，忧系无已。是夕颇得酣寝。

同治七年二月廿九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，习字一纸。坐见之客一次，与雪琴、雨生一谈。旋陪雨生至会馆看地球，又同至昭忠祠一看，午正归署。中饭后阅本日文件。添刘省三信二叶，写对联五付、挂屏六幅。与雨生一谈。围棋二局。傍夕小睡。夜核批各稿。雨生来久坐。二更三点后将稿核毕。四点睡。本日天气晴弄，麦稼

或不大伤。

昔年曾以居官四败、居家四败书于日记，以自儆惕。兹恐久而遗忘，再书于此，与前次微有不同。居官四败：曰昏惰任下者败，傲狠妄为者败，贪鄙无忌者败，反复多诈者败。居家四败：妇女奢淫者败，子弟骄怠者败，兄弟不和者败，侮师慢客者败。仕宦之家不犯此八败，庶有悠久气象。

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

五更起，寅正一刻也。饭后趋朝。卯初二刻入景运门，至内务府朝房一坐。军机大臣李兰生鸿藻、沈经笙桂芬来一谈。旋出迎候文博川祥、宝佩衡(上均下金)，同入一谈。旋出迎候恭亲王。军机会毕，又至东边迎候御前大臣四人及惇王、孚王等。在九卿朝房久坐，会晤卿寺甚多。巳正叫起，奕公山带领余人养心殿之东间。皇上向西坐，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，慈安太后在南，慈禧太后在北。余入门，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，旋免冠叩头，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。毕，起行数步，跪于垫上。太后问：“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？”对：“办完了。”问：“勇都撤完了？”对：“都撤完了。”问：“遣撤几多勇？”对：“撤的二万人，留的尚有三万。”问：“何处人多？”对：“安徽人多。湖南人也有些，不过数千。安徽人极多。”问：“撤得安静？”对：“安静。”问：“你一路来可安静？”对：“路上很安静。先恐有游勇滋事，却倒平安无事。”问：“你出京多少年？”对：“臣出京十七年了。”问：“你带兵多少年？”对：“从前总是带兵，这两年蒙皇上恩典，在江南做官。”问：“你从前在礼部？”对：“臣前在礼部当差。”问：“在部几年？”对：“四年。道光廿九年到礼部侍郎任，咸丰二年出京。”问：“曾国荃是你胞弟？”对：“是臣胞弟。”问：“你兄弟几个？”对：“臣兄弟五个。有两个在军营死的，曾蒙皇上非常天恩。”碰头。问：

‘你从前在京，直隶的事自然知道。’对：“直隶的事，臣也晓得些。”问：“直隶甚是空虚，你须好好练兵。”对：“臣的才力怕办不好。”旋叩头退出。回寓，见客，坐见者六次。是日赏紫禁城骑马，赏克食。斟酌谢恩摺件。中饭后，申初出门拜客。至恭亲王、宝佩衡处久谈，归已更初矣。与仙屏等久谈。二更三点题。

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

黎明起。早饭后写昨日日记。辰初三刻趋朝。在朝房晤旧友甚多。巳正叫起，六额附带领入养心殿。余人东间门即叩头，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。起行数步，跪于垫上。皇太后问：“你造了几个轮船？”对：“造了一个，第二个现在方造，未毕。”问：“有洋匠否？”对：“洋匠不过六七个，中国匠人甚多。”问：“洋匠是那国的？”对：“法国的。英国也有。”问：“你的病好了？”对：“好了些。前年在周家口很病，去年七、八月便好些。”问：“你吃药不？”对：“也曾吃药。”退出。散朝归寓。见客，坐见者六次，中饭后又见二次。出门，至东城拜瑞艺生、沈经笙，不遇。至东城拜黄恕皆、马雨农，一谈。拜倭良峰相国，久谈。拜文博川，不遇。灯初归。夜与曹镜初、许仙屏等久谈。二更后略清理零事。疲乏殊甚，三点睡，不甚成寐。

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六日

黎明起。早饭后，写昨日日记。辰正趋朝。巳正叫起，僧王之子伯王带领入见。进门即跪垫上。皇太后问：“你此次来，带将官否？”对：“带了一个。”问：“叫甚么名字？”对：“叫王庆衍。”问：“他是什么官？”对：“记名提督，他是鲍超的部将。”问：“你这些年见得好将多否？”对：“好将倒也不少，多隆阿就是极好的，有勇有谋，此人可惜了。鲍超

也很好，勇多谋少。塔齐布甚好，死得太早。罗泽南是好的，杨岳斌也好。目下的将材就要算刘铭传、刘松山。”每说一名，伯王在旁叠说一次。太后问水师的将。对：“水师现在无良将。长江提督黄翼升、江苏提督李朝斌俱尚可用，但是二等人才。”问：“杨岳斌他是水师的将，陆路何如？”对：“杨岳斌长于水师，陆路调度差些。”问：“鲍超的病好了不？他现在那里？”对：“听说病好些。他在四川夔州府住。”问：“鲍超的旧部撤了否？”对：“全撤了。本存入九千人，今年四月撤了五千，八、九月间臣调直隶时，恐怕滋事，又将此四千全行撤了。皇上如要用鲍超，尚可再招得的。”问：“你几时到任？”对：“臣离京多年，拟在京过年，朝贺元旦，正月再行到任。”问：“直隶空虚，地方是要紧的，你须好好练兵。交治也极废弛，你须认真整顿。”对：“臣也知直隶要紧，天津、海口尤为要紧。如今外国虽和好，也是要防备的。臣要去时总是先讲练兵，吏治也该整顿，但是臣的精力现在不好，不能多说话，不能多见属员。这两年在江南见属员太少，臣心甚是抱愧。”属员二字，太后未听清，令伯王再问，余答：“见文武官员即是属员。”太后说：“你实心实意去办。”伯王又帮太后说：“直隶现无军务，去办必好。”太后又说：“有好将尽管往这里调。”余对：“遵旨，竭力去办，但恐怕办不好。”太后说：“尽心竭力，没有办不好的。”又问：“你此次走了多少日？”对：“十一月初四起行，走了四十日。”退出。散朝归寓。中饭前后共见客[漏字]，坐见者七次，沈经笙坐最久。未正二刻，出城拜李兰生，归寓已灯初矣。饭后与仙屏诸君一谈。旋写日记。二更三点睡。

同治八年正月十六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辰正二刻起行趋朝。是日廷臣宴。午正入乾清门内，由甬道至月台，用布幔帐台之南，即作戏台之出

入门。先在阶下东西排立，倭良峰相国在殿上演礼一回。午正二刻皇上出，奏乐，一升宝座。太监引大臣人左、右门。东边四席，西向。倭相首座，二座文祥，三座宝鉴，四座全庆，五座载龄，六座存诚，七座崇纶，皆满尚书也。西边四席，东向。余列首座，朱相次之，三座单懋谦，四座罗惊衍，五座万青藜，六座董恂，七座谭廷襄，皆汉尚书也。桌高尺许，升垫叩首，旋即盘坐。每桌前有四高装碗，如五供之状。后八碗亦鸡、鸭、鱼、肉、燕菜、海参、方饽、山查糕之类。每人饭一碗，杂脍一碗，内有荷包蛋及粉条等。唱戏三出，皇上及大臣各吃饭菜。旋将前席撤去。皇上前之菜及高装碗，太监八人轮流撤出，大臣前之菜，两人抬出，一桌抬毕，另进一桌。皇上前之碟不计其数。大臣前，每桌果碟五、菜碟十。重奏乐，倭相起，众皆起立。倭相脱外褂，拿酒送爵于皇上前，退至殿中叩首，众皆叩首。倭相又登御座之右，跪领赐爵，退至殿中跪。太监易爵，另进杯酒，倭相小饮，叩首，众大臣皆叩首。旋各赐酒一杯。又唱戏三出。各增奶茶一碗，各赐汤元一碗，各踢山茶饮一碗。每赐，皆就垫上叩首，旋将赏物抬于殿外，各起出，至殿外谢宴、谢赏，一跪三叩。依旧排立，东西阶下。皇上退，奏乐。蒙赏如意一柄、瓷瓶一个、蟒袍一件、鼻烟一瓶、江绸袍褂料二付。各尚书之赏同一例也。归寓已申刻矣。中饭后，见客二次。写对联十付。剃头一次。坐见之客二次。朱修伯来久坐。二更三点题。

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

早饭后，辰初二刻趋朝。是日请训，递封奏一件也。在朝房久坐。午初召见。皇太后问：“尔定于何日起身出京？”对：“定廿日起身出京。”问：“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？”对：“巨遵旨，以练兵为先，其次整顿吏治。”问：“你打算练二万兵？”

对：“臣拟练二万人。”问：“还是兵多些？勇多些？”对：“现尚未定。大约勇多于兵。”问：“刘铭传之勇，现扎何处？”对：“扎在山东境内张秋地方。他那一军有一万一手余人，此外尚须统一万人，或就直隶之六军增练，或另募北勇练之。俟臣到任后察看，再行奏明办理。”问：“直隶地方也不干净，闻尚有些伏莽。”对：“直隶山东交界，本有梟匪，又加降捻游匪，处处皆有伏莽，总须练兵乃弹压得住。”问：“洋人的事也是要防。”对：“天津、海口是要设防的，此外上海、广东各口都甚要紧，不可不防。”问：“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防海的事否？”对：“近来因长毛、捻子闹了多年，就把洋人的事都看松些。”问：“这是一件大事，总搁下未办。”对：“这是第一件大事，不定那一天他就翻了。兵是必要练的，那怕一百年不开仗，也须练兵防备他。”问：“他多少国连成一气，是一个紧的。”对：“我若与他开衅，他便数十国联成一气。兵虽练得好，却听不可先开衅。讲和也要认真，练兵也要认真。讲和是要件件与他磨。二事不可偏废，都要细心的办。”问：“也就靠你们替我办一办。”对：“臣尽心尽力去办。凡有所知，随时奏明请示。”问：“直隶吏治也疲玩久了，你自然也都晓得。”对：“一路打听到京，又问人，也就晓得些。属员全无畏惮，臣到任后，不能不多参见人。”问：“百姓也苦得很。”对：“百姓也甚苦，年岁也不好。”问：“你要的几个人是跟你久了的？”对：“也跟随臣多年。”太后顾带见之惠郡王云：“叫他就跪安。”余起身走数步，复跪奏云：“臣曾某跪请圣安。”是日太后所问及余所奏，皆初七公摺及本日摺中事也。退朝，拜客数家，沈经笙、黄恕皆处谈颇久，归寓已申初矣。饭后，见客数次。写对联二付。夜与仙屏核别敬单。二更后，张竹汀等来一谈。三点睡。

同治九年五月初四日

早饭后诊脉一谈。清理文件，阅《国朝文录》。小睡半时。巳刻，黄静轩来久谈，劝我静坐凝神，以目光内视丹田，因举四语要诀曰：但凝空心，不凝住心；但灭动心，不灭照心。又称二语曰：未死先学死，有生即杀生。有生谓委念初生，杀生谓立予铲除也。又谓此与孟子“勿忘勿助”之功相通。吾谓与朱子“致中和”一节之注亦相通。中饭后阅本日信件，核题奏稿件。闭目静坐，学内视之法。阅《国朝文录》。小睡半时。酉正请竹舲诊脉。围棋一局。夜，静坐良久。二更四点睡，梦大水汹涌可怖。

同治九年九月廿六日

早，于寅初三刻即起。黄正二刻自寓起行，大轿至东华门，换坐小轿至景运门。卯初至内务府朝房，与军机沈经筵、李兰生、文博川先后一谈。旋与恭王一面，即退至东路九卿朝房，与黄恕皆等久谈。巳正叫起，因入乾清门内，养心殿之外军机坐处一坐。巳正三刻入养心殿之东间，叩谒皇太后、皇上圣安，旋即叩头恭谢天恩。西太后问曰：“尔何日自天津起程？”对：“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。”问：“天津正凶曾已正法否？”对：“未行刑。旋闻领事之言，俄国公使即将到津，法国罗使将派人来津验看，是以未能遽杀。”问：“李鸿章拟于何日将伊等行刑？”对：“臣于二十三日夜接李鸿章来信，拟以二十五日将该犯等行刑。”问：“天津百姓现尚刁难好事否？”对：“此时百姓业已安谧，均不好事。”问：“府、县前逃至顺德等处，是何居心？”对：“府、县初撤任时，并本拟罪，故渠等放胆出门，厥后造人谕知，业已革参交部，该员等惶骇，始从顺德、密云次第回津云云。”问：“尔右目现尚有光能视？”对：“右目无一隙之光，竟不能视。左目尚属有光。”问：“别的病都好

了么？”对：“别的病算好了些。”问：“我看你起跪等事，精神尚好。”对：“精神总未复原。”问：“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？”对：“这事很奇。”问：“马新贻办事很好。”对：“他办事和平、精细。”旋即退出殿门以外。归寓，见客四次。中饭后又坐见之客三次。旋出门拜恭邸及宝尚书銮家，灯后始归寓。见客二次。写本日日记簿。二更二点睡。

同治九年九月廿七日

早饭后，在寓稍一徘徊。辰初三刻出门入朝，在景运门内九卿朝房听候传宣。已初三刻后，蒙召入内，在内朝房小坐。已正三刻进见。西太后问：“尔在直隶练兵若干？”对：“臣练新兵三千，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，共为七千。拟再练三千，合成一万，已与李鸿章商明，照臣奏定章程办理。”问：“南边练兵也是最要紧的，洋人就很不可虑，你们好好的办理。”对：“洋人实在可虑，现在海面上尚不能与之交战，惟尚没法防守。臣拟在江中要紧之处，修筑炮台，以防轮船。”问：“能防守便是好的，这教堂就常常多事。”对：“教堂近年到处滋事，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，教士好庇护教民，领事官好庇护教士。明年法国换约，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。”问：“你几时出京？”对：“万寿在迩，臣随班行礼后，再行跪安请训。”太后旋与带见之六额驸景寿说话，命余明日无庸递牌。旋退出殿外。归途，拜单地山先生。到寓后，坐见之客四次。中饭后，坐见之客二次。出门拜客四家，仅黄总皆得晤，久谈，日晡归。夜围棋二局。将上年别敬簿核对一过，应拜者记出。二更三点睡。